



读点能懂的诗 做个轻松的人

2月特刊

春天里， 有种不完的心愿

□贺红江

春风，远远地打了一个响指
从此晨间的头等大事
便是推开一楼的窗
看春如何挂在树梢
诞下一丛丛火红的小灯笼
在空中花枝招展

风吹过江南
吹过繁华的尘世与质朴的原野
也吹过褶皱的稿笺
一些语言开始孕育和萌动

在凤凰路165号小院，打开院门
种植辣椒、茄子和黄瓜
还有你喜欢的薄荷、风信子和瓜叶菊
顺带还要培育葱、蒜和甘蓝
你会发现
在春天里，有种不完的心愿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副主席)

麦子

□张辉文

小时候的我
手拿镰刀
汹涌在与自己一般高的麦浪里
总觉得这金黄色茫茫无边
总觉得这割人的麦须如此讨厌

父亲总是微笑
抽着烟不语
因为他知道
自己亲手种出的麦子
这散发着芳香沉甸甸的麦穗
是送我走出这片麦田的希望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文联副主席)

风铃

□李毓瑜

风没来
我和风铃都在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为了春天， 我必须学会发芽

□黄愷新

用铿锵的脚步
叫醒熟睡的街道
春风，从南边吹过来
不停地刷新人流的画面

我喜欢奔跑的事物
喜欢彬彬有礼的晨光
生活在这座繁忙的城市里
我用耐心，收集前行的惯性

春光，让我的感受格外透明
和行人一起匆忙的还有我的思绪
我已经作好准备
用自己的小路，连接城市的大道

一辈子攥着节气
想着土地的父老乡亲，最懂得分享
为了春天
我，必须学会发芽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这一刻，世界是好的(组诗)

□倪金才

父亲

没有草，谁来证明他的身份
没有蚂蚁，他的一生就没有了
隐喻和象征，他就会矍然站起来
重新木讷，不善言辞
活在生活的阴影里
像一头老水牛
拉着沉重的轭，翻开
一页又一页土地的篇章
他就会用唯一简单的红色革命歌曲
释放自己，安妥自己
在61年光阴里，把自己减成
男人，农民，底层劳动者

这一刻，世界是好的

这一刻，世界是好的
配得上这样的早晨
这一刻，我坐在阳台上
像一朵花放进了空气中
多么静谧而美好
这一刻，我甚至觉得我就是花
正在一点一点打开自己

这种感觉消失很久很久了
很多时候我都在忙碌

很少坐下来正视自己
让肉体放松，让心灵自顾自放假
这一刻，我坐着
世界是好的，它风一般吹过来
我能准确无误地闻到花香

乡村石匠

有时候，我会无端想起
一个乡村石匠的一生
想起他一次次举起锤子
敲开生活中最硬的石头
让一块块石头成型
温柔地躺在他脚下
想到他放下了一生的戒心
在生活面前甘愿做一头
被驯化的狮子，躲在笼子里
磨平心中的利刃与刀锋
想到他穷其一生
只为了掏出石头里的水
心中的善，眼睛里
那一束不灭的光
用石头一块一块掏空自己
最终把自己雕刻成了
伺虎的菩萨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发芽

□陈国华

树枝上嫩芽是春叫醒的
接着，叶子展示娇滴滴的色
阳光温暖大地
春是寒的安抚者

立春一主事，劳作的人们
从温室里涌向大自然
吸新鲜空气，活动筋骨
看枝条发芽，花苞绽放

登高望远，敞开心怀
舒展心中沉淀许久的怨
或是高呼两声
或是放歌一曲
萌动心事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一颗牙齿突然脱落

□陈维宣

一次毫无疼痛的分手
定是对出走方式
进行过细心考虑

曾为你啃下多少
坚硬的骨头
咬断过多少
顽强的筋腱

这颗牙齿
被岁月磨得不像样子
但没有尼古丁的熏迹
没有茶垢的染污
依然雪白
够得上一块坚硬的墓碑
(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

有的地方还在下雪

□李猜

走到远山白了头
也走不进你的暮年
就回到原点
看雪地苍茫
那是上一场雪
无辜下到现在
堆过的雪人已改朝换代
你的高冷让我寸草不生
世界摆烂了
没留下半点蛛丝马迹
我终于找到了自己
不在场的证据
我有权保持沉默
留给彼此一片惨白
(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会员)

窗外(短诗十首)

□刘清泉

雾霾

几根签插在摇摇欲坠的竹筒里
你虔诚地摇，抽出一支
递给隐于雾中的老人
老人摇摇头：“先生，这里是早点摊
这是一根木头筷子……”

暮色

多年前的傍晚，被父亲用桃木拐杖
打伤的妹妹，坐在我身边
托着泪痕犹在的小脸，张望着
问她等什么呢？
她说，等爸爸摘的毛桃子

那桃木，至今没开花……

忘性

刚刚忘了遥远的从前
细雨忘了闪电
逼仄一隅忘了辽阔草原
我忘了
你就在我面前

乐观

有没有这样一个合适的黄昏——
不开灯，昏暗的光线正好均匀铺开
你从我虚掩的门前经过
不停下脚步，不说话
也不朝里张望

窗外

一辆车开得快，其余的
就显得慢一点
一辆车的颜色深一些，其余的
都变浅了，只因擦身而过
谁会想到让过去回来呢
——除非，你或者你爱的人
还在车里面

看

不说什么
只把手伸出来
虚无地握一握

我们一起闭上眼睛

看，夜空里那么多星星
一眨，就已天明

病句

风带走另一粒风
敲开你的家门
一个女儿香香的睡姿
让你晚些时候的梦
缺了一角

暮晚记

夕阳西下，倦鸟归巢
它们的私生活谁还那么上心

我们就这样谈到了暮晚
——衣服和袖子不在一个人身上
汉字和拼音，不在一个格子里

只有接下来的寂静是共同的
万物将另换一副面孔

航拍机飞过

一架航拍机飞过
我挥了挥手
不在意谁在拍我
也不在意它拍的是谁
人在做，天在看
航拍机下，还有一些
浮游生物，不及我好看

醉酒歌

那是绝望的样子，到处都在垮
泥石流，火山喷发，大水漫过堤坝

还有一些东西
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堵在嗓子眼，不离心

为什么要在活不下去的时候
才明白死有多么难

(作者系重庆市沙坪坝区作协主席)

